莊子集解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申
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
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抹世遭惠施三
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
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
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
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飾鞭筴爲伯樂罪而撽髑髏未
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觳心追容成
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

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諫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一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衞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諏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內篇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本一作溟北海也其名爲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文云書名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飇郭注暴風從下上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諧一證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

奔馬故謂之野馬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閒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出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摶上之高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緤傳緤封鄗城侯顏注呂忱鄗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云夭折也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能遊也蜩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鷽本或作鸒音預司馬云

學鳩小鳩兪樾云文選江淹詩擬斯高下飛李注引莊子鷽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鷽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鷽不作鸒我決起而飛李云決疾貌搶榆枋支云搶突也李云猶集也搶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借蜩鳩之笑焉惠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飡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三飡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隔宿擣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鳩又何知借人爲二蟲設喻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同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騈列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蟪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湯問篇楚彼作荊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

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何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覈列子不言鯤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洸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引湯問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鷃不能陵桑榆文選七啟注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案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鵬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合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慶藩云
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
斥鴳片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
外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己而辱人斯已矣成云榮子智德止盡
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
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
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泠然善
也郭云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
也得風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猶必待風
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

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字林爝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鷦鷯小鳥郭璞云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鼴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鼴俗作鼴本草陶注一名鼢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鼢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

己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案當底也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宣穎云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邈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 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癩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又九況反

案音讀如誑言以爲誑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案蘄同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說文粃作秕釋文秕穅猶繁碎案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司馬云諸於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爲無所用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

黜緊宇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皆云窅然深遠貌案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釋文云瓠落猶廓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呺然大也釋文呺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呺俗字當作枵虛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秀云龜拘坼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為皸之段借元應音義皸下引通俗文手足坼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坼下引此文為證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成云洴浮澼漂絖絮也李云漂絮水上盧文弨云洴澼擊絮之聲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衆而不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遨翔之物雞鼠之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擲不辟高下辟音避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郎機辟也玉篇王汁以爲罟身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司馬云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

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猶翱翔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瞀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斄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以聽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𣪊音之自然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隸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案事又見徐无鬼篇郭作伯机作

几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向云噓息也釋文荅解體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寓寄也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游案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卽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累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同爾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簫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術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凷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之猶其下同釋文翏翏長風聲李本作飂山林之畏佳卽嵔崔猶崔嵬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

曰似洼者似污者 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闌閑宣云注深池污窊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宣云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譹下而聲濁宎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竅聲釋文譹音豪司馬云譹哭聲案交交黃鳥三家詩作咬咬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李云于喁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李云泠小風也爾雅回風為飄和胡臥反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向云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以竹相比而吹之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呺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為誰則眾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閒覗也閒閒謂好覗察人此智識之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燄成云詹詹詞費也此議論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之異】與接為構，【成云構合也】日以心鬭。【宣云心計相角】縵者，窖者，密者。【簡文云縵寬司馬云窖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縵迷漫失精此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弩牙栝箭栝成云司主也案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云琢削】使天眞【日喪】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宣云為之之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宣云厭然閉藏緘祕固洫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氣無復生意】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覆慹多怖音執】姚佚啟態；【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啟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妖治案姚同佻動止交接性情容貌】

皆天所賦以上言人樂出虛無聲而有聲宣云本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上句又見德充符篇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旦暮間自悟眞理此者生之根也非

彼無我宣云彼卽上之此也非我无所取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是亦

近矣成云我卽自然自然卽我其理非遠而不知其所爲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應

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崔云特辭也李云眹兆也案云若有眞爲主宰者使然而其眹迹不可得見

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有情而無

形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百骸成云百骨節九竅眼耳鼻口七竅與下二漏而九竅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

賅而存焉成云賅備吾誰與爲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

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眞君在焉即上眞宰也此語點醒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眞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攖覩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盧文弨云苶當作苶司馬作薾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闇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

爲心之所志隨而成之以心爲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卽愚者莫不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以爲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

應上吹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爲言邪抑以爲無此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眞有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道亦不須辯

道隱於小成

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

有仁義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有彼此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昧返觀即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無定郭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即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爲可者可不可即是非也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有因而是者卽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卽有因而是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
由宣云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亦因
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由之蘇輿云猶言職是故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此也郭云此
亦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
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
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
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要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
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爲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
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
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故曰莫若以明惟本
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曰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己者卽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卽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集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爲下句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卽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卽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无物不然無物不可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號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

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釋文爲于僞反成云爲是故略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癩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恑奇變之稱憰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成數物）其成也毀也（成云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散毛成氊伐木爲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如此成卽毀毀卽成故無論成毀復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宣云無用之用）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以能觀其通）通也者得也（觀其通則自得）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因是已（因任也任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圖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芧音序栗也案齊物論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尚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尚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

也見是非則道之渾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氣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眞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杜也策打鼓枝亦言擊節枝曠妙解音律晉平公樂師案枝策者拄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辯之時枝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爲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强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綸文之緒猶續也中庸云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己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之見今以有言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試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曾也案事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僅具事理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曾出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並出言之心亦未曾萌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或情已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旣顯有言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乎合於道爲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成云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

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案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但如前人所說則誠虛誕妄作矣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豪末等故曰莫大於豪末而太山爲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大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眞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其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一即是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云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纔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无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

此衆物之大小人之壽夭非齊之得因任之妙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爲是而有畛也爲言無常而後有畛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或祀左或祀右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論有有議兪云崔本是下文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案上言有畛倫義非畛也當從兪說有分有辯分者異觀辯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競爭者羣爭此之謂八德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非滯於陳迹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不分爲分不辯爲辯曰何也聖人懷之存之於心衆人辯

之以相示也相夸示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道之大而後辯起夫大道
不稱宣云無可名大辯不言使其自悟不以言屈大仁不仁成云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
非爲仁也大廉不嗛釋文徐音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大勇不忮宣云無客
氣害人之心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必非眞道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仁常而不
成郭云有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宣云外示皦然則中不可知勇忮而不成成云舍慈而勇
忮逆物情眾共疾之必無成遂五者园而幾向方矣釋文园崔音圓司馬云圓也成云幾近也宣云五者
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知止其分
學之造極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卽上不稱若有能知此之謂天
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
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成云葆蔽也韜蔽而其光彌朗言韜言以顯者非道反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illegible]案人間世篇堯攻叢

伎胥敖國爲虛厲是未從舜言矣 南面而不釋然成云釋然怡悅說也案釋同懌語又見庚桑楚篇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蓬艾幾草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爲喻萬物

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過也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我於王道豈宏哉堯舜一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倪徐五嵇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子知

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

若自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无知邪汝既无知然則物皆無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成云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物我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

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仍未爲知則不知未必非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

死司馬云偏枯鰌然乎哉案言物則不然成云泥鰌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徐音峻恐貌
班固作眴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鰌猨孰知所處爲正民食芻豢芻野蔬豢
家畜孟子芻豢之悅我口麋鹿食薦說文薦獸之所食蝍且甘帶釋文蝍且字或作蛆廣雅云蜈公也
崔云帶蛇也鴟鴉耆鼠鴟鴉二鳥耆釋文字或作嗜四者孰知正味民獸蟲鳥孰知所食之味
爲正猨猵狙以爲雌釋文猵徐敷面反郭李音偏司馬云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麋與
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麋鹿見之決驟崔云決驟疾走不顧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
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釋文樊音煩說文殽雜錯
也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於我爲非何能知其分別齧缺曰子不知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成云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
之用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向云沍凍也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郭云寄物而行非爲動也騎日月郭云有晝夜而無死生而遊乎四海之外三句與逍遙遊篇同郭日月作御飛龍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齧缺王倪二證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俞云瞿鵲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卽孔子名因瞿鵲進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予者長梧子自謂兪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之名乎聖人不從事於務郭云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成云違避也不喜求不緣道郭云獨至无謂有謂謂言也或問而不答卽是答也有謂无謂有言而欲無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宣云無畔岸貌李云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卽較略謂言其大略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黃云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盧文弨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

聽熒疑惑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釋文大音泰成云方聞此言便謂妙道無異下云云也見卵而求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見彈而求鴞炙司馬云鴞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成云即鴞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閒世篇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奚成云何如旁日月釋文旁薄葬反司馬云依也郭云以死生為晝夜之喻挾宇宙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說文舟輿所極覆曰宙成云挾懷藏也郭云以萬物為一體之譬為其脗合脗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成云無分別貌置其滑涽成云置任也滑亂也向本作汩涽闇也以隸相尊成云隸賤稱皁僕之類案此貴賤一視眾人役役聖人愚芚芚徐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成云忘知廢照芚然若愚參萬歲而一成純參糅萬歲千殊萬異渾然汩然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釋文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積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喪失也弱齡失其故居安於他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成云艾封

人艾地守封疆者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諸侯僭稱王因謂晉公爲王也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又借喻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云蘄求也夢飮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夢之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爲大覺則生是大夢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自謂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其孰眞爲君上之貴乎孰眞爲牧圉之賤乎可謂固陋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蘇輿云言衆人聞此言以爲弔詭遇大聖則知其解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旦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

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有是有非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黮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黮闇不明之貌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隨人是非更無定論不能相知更何待邪極言辯之無益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嵩燾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爲是爲然而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衍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今從宣本移正又寓言篇亦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以窮年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邪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忘年忘義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成云振暢竟窮寓寄也案理暢於無窮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瞿鵲長梧三證

罔兩問景曰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成云獨立志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眞宰吾待蛇蚹蜩翼邪言吾之待如之釋文蚹音附司馬云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蚹可譬蚹蛇蛻皮翼蜩甲也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待其蛇蚹邪蜩翼

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罔兩景四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忻暢貌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內篇養生主第三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攖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有窮盡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窮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止也事過思習其殆更甚言以物爲事無益於性命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者卽惡也二語淺說緣督以爲經李頤

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楨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生之理]可以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養之至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者無盡從正意說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喻以明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蘇輿云說文踦一足也膝舉則足單故曰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司馬云砉皮骨相離聲崔云砉音畫騞音近獲聲大於砉也成云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莫不中音[釋文中丁仲反下同]合於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乃中經首之會[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也郎堯樂宣云會節也]文惠君曰譆[李云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過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

牛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纔覩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
專以目言目方觀其迹神已析其形依乎天理成云依天然之腠理批大卻字林批擊也成云大卻間卻交
際之處郭音卻道大窾郭慶藩云窾當爲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兪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路素問王注引靈樞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
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釋文肯著骨肉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啟言枝經肯綮皆刃所
未到嘗試也而況大軱乎軱音孤崔云槃結骨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崔云族眾也兪云謂折骨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
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釋文磨石彼節者有間節骨節而刀刃者无
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爲族吾見其難爲怵

然爲戒視爲止郭云不屬目他物行爲遲郭云徐其手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郭云謋與磔同解脫貌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亦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拭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雜不以累心皆得養之道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與司馬云爲天命與抑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介者天生兀者人患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並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處順二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善也釋文王于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喻

老聃死司馬云老子案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爲說秦失弔之釋文失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謂眞人不死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稱譽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釋文遯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刑之則知遁天刑是贅語舊解並誤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爲薪以指析木爲薪薪有窮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喩

內篇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接輿歌云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寄慨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衞曰奚爲焉曰回聞衞君釋文司馬云衞莊公蒯聵案左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公輒也姚鼐云衞君託詞以指時王糜爛其民者其年壯其行獨宣云自用輕用其國役民無時而不見其過郭云莫敢諫輕用民死視用兵易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之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郭嵩燾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蕉萃班固賓戲作焦瘁廣雅蕉黑也民其無如矣無所歸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所事亂國就之宣云欲相救醫門多疾喩人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愈也仲尼曰譆

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往恐被戮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擾亂則憂患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己尚不立焉能救物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立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暴人謂衛君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眞者矜名故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輿云寥闊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而殆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況懷凶器以往乎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矼慤實貌案雖慤厚不用智而未孚乎人之意氣雖不爭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術同述郭崔本無云祭義而衒賣之郭注術當作

述案人若如此則是自有其美人必惡之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
人菑夫成云命名也釋文菑音災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下而汝也且衞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
而鬭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衞君言汝唯無言衞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鬬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郭慶藩云熒營之借字說文營惑也从目熒省聲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爲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
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諫案此若字訓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
李云傴拊謂憐愛之宣云人謂君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
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名

國為虛厲（宣云墟地為丘墟人為厲鬼）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實貪利三國加此故堯禹攻滅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輿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為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汝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謙虛）勉而一（黽勉而純一）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可不可也）夫以陽為充孔揚（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甚揚於外）采色不定（容外見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姚鼐云

訾毀也闓君子之言外若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其自然之理而為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宣云擎執笏跽長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其言雖教讁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郤有諷責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案政正同法而不諜俞云

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諜便辟也此諜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辟雖固亦无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猶師心者也成云師其有心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有而爲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爲之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皞天言其氣皞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輿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違天於義亦通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齊乎成云葷辛菜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

請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申說氣宣云氣無端即虛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齋妙道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齋之教實自回也自見有回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遂忘物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心齋之妙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汝入衛能遊其藩內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則言不入則姑止无門无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壔之借字說文壔下云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壔者累土爲臺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爲高保禱於王路寘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壔之譌壔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爲保衛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壔安也亦即此謂楨案壔爲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李說最合門者可以治爲行路毒者可以望爲標的无門无毒使人无可窺尋耳目之意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

應之非有謀也則庶幾矣絕迹易无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著迹難爲人使易以偽爲天使難以偽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欺天然馭用爲而難矯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音智下如字宣云以神運以寂照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闋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俶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子天瑞篇盧重元注云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之誤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騖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綱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之人有不爲所化乎成云几蘧三皇以前無文字之

[illegible]與云言知此可爲帝王可以宰[illegible]而況爲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寄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緩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懼也。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懽然成遂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述子言。蘇輿云：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爲能。案：成敗則似張浚符離之敗，未可爲訓，蘇說是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善。爨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愛之於天自然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成云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讀爲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儒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義皆同則爲易施倒言之則爲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擇雖哀樂之境不不能移易於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情實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何暇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更以前聞告凡交鄰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相孚

契以言詔言必或傳之宣云必詔使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妄成云類似也似使人妄構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致疑貌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傳其常情宣云但傳其平實者无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案引法言畢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鬬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為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為諒遂失其指矣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識見王氏雜志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如風之來

如波之起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擲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太過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罹禍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无勸成成云弗勞勸奬強令成就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語言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者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何作為報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之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蒯聵】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己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形內寓和順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未盡善】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欲深必防其縱順不欲顯必範其趨】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顛墜滅絕崩壞蹶仆也】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己妄生妖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喻無知識】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無畔限喻小有踰越】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不立崖岸】達之入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無疵病】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螂矣一喻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為分決不使用力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成云蜄大蛤也愛馬之至者適有蚉宝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蚉宝附緣於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時掩馬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蚉宝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云如轅轅之道也社土神櫟樹社木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絜帀也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云旁古通方方且也言可爲舟者方且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弟子厭觀之也厭飽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體重以爲棺槨則速腐多敗以爲器則速毀疏脆以爲門戶則液樠李楨云廣韻樠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樠正取此義以爲柱則蠹蟲蝕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已見逍遙遊諸篇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爲文木可成章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成云蓏瓜瓠之類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掊擊由其自取成云掊打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伐而死乃今得之郭云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爲予大用成云方得全身爲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近也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云診讀爲昣爾雅昣告也告其夢於弟子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爲社木以自榮曰密密言祕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病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如不爲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析爲薪木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保於山野究與俗眾異非城狐社鼠之比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宣云義常理案彼非託社神以自榮而以常理稱之於情事遠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向云藾蔭也崔云隱傷於熱也成云

駟馬曰乘言連結千乘熟時可庇於其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必可爲材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爲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緻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李云狂如酲也病酒曰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爲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而庇蔭千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由木悟人宣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荊氏地名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宣云杙繫檄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環八尺爲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爾雅釋詁成云麗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釋文樿本亦作擅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樿傍其木極大當斬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顙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頫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形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擊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从木作撮於義爲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腧也五藏之腧並在人背李楨云頤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兩髀爲脅司馬云脊曲髀豎故與脅肋相並挫鍼治繲足以餬口司馬云挫

鍼縫衣也繲浣衣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簸也小箕曰筴簡米曰精成云播揚土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閒郭云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輿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不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不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

至今吾楚輿夫遇之猶呼迷陽踢也迷音讀如麻　无傷吾行！吾行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无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爲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夭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輿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